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惠

京弘福道場釋彥琮　撰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
帝欲宣揚祖風遂嵩本系爰發
明詔頒告黎元云老君垂範義在於
清虛釋迦貽訓理存於因果論其教
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
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
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表邁兩儀
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
治返朴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
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
方報應之緣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
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
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
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
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
為衆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
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朕夙夜夤畏
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
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
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

有改張闡玆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
並至於講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庶敦本系之化暢於九有尊祖宗之
風貽諸萬葉時京邑僧衆咸詣
闕庭上表乃推法師為表曰琳年迫
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侵蒲柳方值
聖明之君竊聞子見一善必獻其父
臣見一善必獻其主臣子於君父敢不
盡心者焉何者父有諍子身不陷於不
義士有諍友身不離於令名琳等雖
預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
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
形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
士等處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
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
亦無改易清虛卑志與世不群不立
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
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
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
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
弃五千之妙門又同張禹漫行章句

後漢魏已来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
僧尼之上誠恐涇渭同流有損國化
若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左
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其時表奏
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口勑云
語諸僧等明詔既下如也不伏國
有嚴科法師斂氣吞聲頑謂諸僧
日帝在九重聖顏難覩縱欲牽衣
折檻亦乃無由未若踵武屈原栖遑
草野結蘭為珮清白自居焉後十三
年秋九月有黃巾秦世英者薄閑醫
禁粗解醫方挾伎術以倖時因得志
於儲后陰陳法師之論言訕謗皇宗
毀黷先人罪當誷上帝乃赫然斯怒
沙汰僧尼勑遣緇徒並依遺教其法
琳既訕謗朕之宗系宜即推繩必也
無辟國有刑憲而法師鼓騰毛羽思
奮雲霄不待進徵自之衙府群寮承
主上之意勸勑法師因禁州廷勢之
縲紲司空毛明素佇聆法師清閑每

常想見其人既屬幽居欽詩慕法師
回治長億縁繼尋安數宛灰始驗山
中木方知貴不材法師辱奉詩而謝
回貧道識性持昧鄙不自涯往簡美
聯上件
天雖未能自須省存懷息而公賜華
清乾珠字纖纇者哉方拙誅薩訓之
云爾財夜黑幽憤陳思者前將在余
今失衡扶與古人同草深雖見日松
道易來風因言得意者難復兔前通
毛明素聯法師詩而錄者蓋繼之三
益篇總二難兼因老手相知之晚也
各十月癸亥因興善寺大衆鎮孫撰
慕法師法師發書間府香朝食是識跳
受非直光鮮王深精亦香食蘭芬哉
荷仰仁慈之流陳朱機虛論之弊幸
甚幸甚伏惟大衆勤並與將休泰也
孫實不才叨從濫信方同倚伏无所
自咨不能拔萃出群平致危身之敗
不能和光同塵終罹無狀之辜徒後
攀藤長吟惠魂吊影耳是知甫糟歎
醜者則松栢之操孫貞涵泥揚波者
則蓮桂之芳逾潔至茶琳也復何人

第四張 志

哉素乡之逢迎未閑造詣既延中土之
謗遂踰下愚之迹与夫衞是曳尾何
期爽歟且達人無健羡之名大道拘
守雌之萠泉清井渫能不惻然方將
晦影窮巖銷聲幽谷散誕白雲之際
優遊青松之下朝窺慧苑暮宿禪林
送此殘年放情物外茲願未允耿介
如何但縲人愚撓辯彈理寡粗因翰
墨申述鄙懷而尺素易煩寸心難盡
也冬十月丙申勑遣刑部尚書劉德
威禮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韋悰
司空毛明素等在州勘當因問法師
日落髮灰心事宜恬靜出家捨俗須
棄無為理應屏跡四禪栖神六度揔
儒墨之糟粕遵半滿之菁花何乃放
志九流嬰心五典廣引三教叙治道
之昇沈俻舉十王標崇敬之優劣或
述佛道先後時談釋李師資虛顯十
喻九箴盛騁氣為道李語信毀則激
然交報論品藻則歷介衆書道家之
謗僧何以知奉佛歸心全擬自取仰
且顯作論根起言外逗遛僮也無辯
則罪人斯得法師對曰琳聞一切種

者号悉達多歷塵劫而應生覲羿貫
而遍學或復示居外道或復現作儒
林應同類而誘凡隨異形而化物然
後稱無上士号天中天備跡變變教
流沙界或儼安禪悟道慧解開襟致
有說法度人神通化物但以衆生緣
悟種種不同所以半教滿教數心一
乘三乘闡道隨宜各解悉猶茲于故
佛令十二時中一時學外欲使摧伏
異黨接引俗流緣淺豎深愛語同事
故內典通學論云夫在天成象為
日月而精異剛柔在地成形作山川
而氣殊動靜物既如此人亦如斯所
以首足之儀方屬圓戴性情之用皆
慘陽舒貴我有知在靈為長心行匪
一嗜欲不同故以薄淳厚愚賢自
備罔念克念在聖是分路交遷並
拔色之朱肯絲色代變悲犀角之不
悠信乃利物多途闡身異術九流既
泒百家競起儒道禮樂以九仙為亂
神道事冲玄以六經為美德利名貴
踏縱攢尚辯孔靜華族劉瀾偏尊寺
門則能由章句繁文則過在輕薄俗
崇禎刊得本寺
第六張 惠

以內典類之虛無僧以外書辟之棲
秋存小節則寄方廣書大道則捨毗
尼慧士儆為尊福之尊禪人許為守
智之藏紛然異學難可勝言各適所
宜寧容不害好同惡異守迷莫契
為大息良在於茲爭悟通方一何寡
識豈若半文半質兼俗兼眞歷覽羣書
年龍象藝唯有能仁種智彌絕古今
遂有王舍郢人試以救牛之秘祇園
梵志驗以數葉之奇盛拔貝多固難
詳也所以童子善財求知識而匪懈
長者賢域志好學而斯通該亦無棄
一塵為積德山之廣不遺片水聚成
智藥之大廻有龍樹儒器馬鳴碩
德弘道一時傳芳千祀若夫道安識
蓋田之鼎法蘭辯昆明之灰僧會尋
氣清高惠遠神彩灑落斯並先風之
領袖後進之景行者也豈唯方翔以
多能擅譽張華以博物著名而已哉
蓋聞赤縣招不識之譏白鵠起不知
之誚至有通人遍學庶無斯恥竊以
德該內外辟邪擇風而偃雖解窮大
小殊機承景而傾向必若小教未通

集公

則慧品不足外學有關則弐篇猶犯
是以巧鑄文辯李成四辯之德妙閑
聲韻寔預五明之方然則花嚴貴於
多聞法花試於親近自省無執煩異
彼乎不以媒衒爭名矜伐當世欲爲
眞道之助正覺之資耳至如田君下
坐之彼尚可濟時齊人小筭之術猶
堪自致而況琢磨文彩祖述道德者
也既等金石絲竹俱爲枕耳之音橘
柚櫨梨皆是適口之味高山之餉初
地難勝之順世間固亦風流不墜文
在茲乎康今僧兼俗典無頓廢於丘
墳儒知佛宗不慢輕於弍定故日大
士通學通人博聞豈同孤陋之徒守
局促之懷者也但琳所著辯正根起有
由往以武德四年仲冬之月得清虛
觀道士李仲卿所製十異九迷及劉
進喜顯正等論輕侮大聖昏冒生靈
妄引典謨飾非爲是琳既慨其無識
念彼何辜因乃廣捨九流論成八軸
叙述三教志明益國標十代者意顯
遵崇攗史籍而辯後先約誥以明
師敬十喻斥其十異九箴挫彼九迷

氣為道本並有典謨信毀皦然非无
實錄但琳往作道士偽謗子細委知
釋教孔老所業歸心何容自取既而
理符事順則清白顯然根起是章則
逗留斯得咸等又問法師曰仲卿優
劣之論十有九條進喜顯正之文幾
唯一軸亦不妄陳美惡廣引帝王何
乃辯正之詞紛紜若是假引上庠右
學但攡虛辭妄陳開士儒生全無實
錄祇欲以今類古意有所非仰具確
陳無容隱默法師對曰琳聞烏有立
是顯司馬之詞子墨翰林屬揚雄之
賦次有玄微鏡機之輩傳咸藻茂當
時殉華沖漠之流顯詞宗茂㬥日典
謨既亦琳何異哉若不假彼開宗何
以曲終其致所以創陳三教敘立論
之由次顯九箴答仲卿之說其中亦
有古來共惑因論釋通後以武德八
年仲春之月
高祖親臨國學將行奠禮備陳三教
商確微言于時二衆通人雲羅御席
五都才子星布義筵時有犢誕黃巾
李陳先後奏

高祖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
道方得成佛此則道能生佛佛由道
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遂引
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
解大道發無上意當尒之時有勝
光寺釋慧乘者學業鉤深才鋒映俗
羣類生鉀固敵是求待問開宗鳴山
鼓石既寫懸河之辯兼些飛龍之詞
義綱高張玄樞廣布莫不應機泉涌
蹋鑾風馳遂使主上迴光群公拜首
于時九仙外道來禮轅門三洞黃巾
望風結舌法琳既緣此議又撰佛道
先後釋李師資篇又以傳弈所上
事云後漢中原未全有信晉魏夷虜
信者一分仲卿論云石勒之日念其
胡風與僧澄道人觽是毛羽國此胡
法始興荅世澄進言云胡來此土未
全有信姚君已後胡風乃盛但琳緣此
三人不能默已遂廣陳君王宰輔敬
佛度僧用對彼辯顯其虛妄後陳信
毀交報以示仲卿等善惡之有徵使
其俊改但仲卿等文雖二軸事有多
條縱琳八卷之書猶為略報方今主

上欽明記想玄猷興顯沙門遵崇釋
教豈敢以今況古意有所非理數皦
然識為確論咸等又聞法師曰論等
一云大唐馭極聖皇垂拱尚賢崇儒
返正貴仁德以還淳道佛二流在政
非急久欲陳其末喻不揆所疑獻替
可否幸詳其要當令
聖上欽明文思有何未喻可否須陳
刺上之情確言其旨法師對曰琳聞
儒教濟時人知希仰釋老利物愚者
致疑所以託彼上庠陳其末論竊之
願學暢此玄功故云殉主事親則忠
孝為首全身遠害則道德居尊救苦
利生則慈悲作本懷忠奉孝可以全
家國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
悲可以濟群品濟群品則恩均六趣
播身名即榮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
六合故忠孝為訓俗之教道德為持
身之術慈悲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
三光各稱其德鼎有三足並著其功
三教同遵嘉祥可致也當今
主上高居負扆端拱無為文思聰明學
云未喻但以仲卿之輩邪見根深縱沐

皇猷未能遷善所以寄之賓主暢彼典
謨伸告善言用提其耳實不言
皇上未諭可否須陳乞撿論文自分
涇渭咸等文開法師曰論第二云撿
諸古史逖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
記天尊之說又辯妄加穿鑿金廣製齋
儀靡覩出要之方但肆貪求之術道
士之号無由而來河上之言迥無蹤
跡者但道言靈寶之妙秘在玄臺老稱
天尊之神大羅端拱三元十真之製
斯則出要之方六齋七品之儀豈是
貪求之術道士之名尚矣河上之說
久焉胡乃斥朝庭之宗崇非家國之
度敬徒悕五聽未越三章天網縱寬
踈而詐偽法師對曰琳聞九首雙瞳
之典金天火帝之文自秦赤漢之莫
三國二京之談是稱左史右史記事
記辯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故吳主孫
權問尚書令闞澤曰佛有靈寶之法
其教如何闞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
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幽谷
非人所知豈是幽居豈說非聖人製
也吳主善其對焉所言天尊之号出

自佛經竊義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
五經正史三皇已来並不云別有天
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
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
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簡
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号天尊端
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暎之
宮継有道教講天尊諸子談靈寶此
乃道聽途說詎可依憑委巷之書非
開國典又齋儀矯製事跡可尋莫不
廣列金録頒班縉紳並是三張詭述
脩靜妄言斥破迂遥倫如琳論又道
士之号老教先無河上之名儒宗未
講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苻姚
皆号衆僧以為道士至魏太武世有
寇謙之流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
稱此豈琳之臆斷乃是史籍咸明又
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
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書皆
無河上公結草為菴現神變處事並虛
謬不涉典謨妄搆斐然動成卷軸當今
主上垂拱閶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
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

妙門琳令撈撈而祀謝望顯主上為
明后若雖惟而從百慮陷聖帝於昝
君伏惟　万乘幸納於蒭蕘敢陳
一中斯言若允撲雲異益高深威等
又問法師曰論第三云梁高祖留
心釋典祈祐捨身蔬文帝苻負四生
棟梁三寶拓拔淪於正法宇文毀教
尊容者盼應建福延慶積惡招殃何
乃魏則數葉臨軒周乃易君傳嗣梁
嬰侯景之難隋纔二世而亡是知天
道無親類成虛聞禍淫福善胡其爽
與因何損替者翦享遐齡崇敬者無
終厥壽進退鉾楯請共皎然去取自
尋是知虛謬法師對曰琳聞道教淨
踪華明三教儒宗從促位敘一生故
仲尼荅季路曰生與事人汝尚未知
死與鬼神余焉能事孝若後漢書曰
道家者流出於老子老子以措虛淡
泊為主祐善嫉惡為教蓄妻子用符
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
之道昭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荀悅頥
疑史遷深戒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
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

夫絶商臣極惡而亂昌盜跖縱暴而
福終夷齊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
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屠戮諸如此例胡
可勝言僉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
之種覺獨号遍知遐唱四生廣敷三
報欲使繁疑霧卷鳳滯雲披玉際
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
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
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
盡惡不即加或宿愆尚在善緣便奪
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
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闇以日虧
報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
之分是明善惡之來然則蕭揚周魏
之流可不思而自釋也威等又問法
師曰論第四云高祖武皇帝者似若
詔出已後方造論端
當今帝系所崇老聃為本奉遵柱下
勅道居先因何固排詔文擅生毀事
既非小須具委陳不得徒事飾非虛煩
翰墨法師對曰琳所著論文本緣劉
李實非詔出已後乃是八年已前但為

諸子未行創云皇帝次從漢是爲太上
皇後見帝蓋通行方題大武請等論卷
第四指銷顯然敍紀征記八年是始
非聖豈敢諸書從公家祀毀求虛
責學罪非有所歸見捨遊遁首分倩白
咸等之問法師曰論第五云從兆長
讓曆云佛是周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
申之歲始滅度者因何法顯爲傳云
聖殿王時生推夫傳亚之記言佛是周
平王世出道安作論羅執桓王矣房
爲錄周言莊代是知律述乖爰無的
可依御具顯先後不同遂所以法
師對曰佛開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
感斯現無機不觸故經云一音所暢
各隨類解論聲既分語聲亦然而傳
記所明非無所理殊今正據取彼多
家先列其只後陳其要謹依魏國曇
謨最法師齊朝上統法師及隋僧
牌士姚長謙等據周穆天子傳周書
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
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毅姓王本記吳
尚書令闞澤等衆書准尚人合等經推
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
生拼列傳本 [illegible] 進

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
神自兜率託淨飯王宮摩耶受胎故
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
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荅曰佛以
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
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
月八日於嵐毗園內波羅樹下右脇
而誕生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
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
汎漲枯井涌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
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
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
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
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
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
無他一千年後聲教被於此土昭王即
遣人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
生即此年也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
歲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出家故瑞應
經云太子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天人窺
於窻中叉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
行即此年也周第六主穆王諱滿二

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
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
即此年也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
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
涅槃經云 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
種種光大地六種震動聲至有頂光遍
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
二年壬申之歲二 月十五日平旦暴
風忽起撥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
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
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
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
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至今大唐貞
觀十三年己亥之歲正經一千六百一
十八（一十八者也 六十六之錯）載言法顯為傳云聖
殷王時生者但法顯雖遊外國傳未
可依年月特殊大為河漢又道安乙丑
上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為驗又僧
正之記罕見依憑安公為論據羅什記
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
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王時

但羅什秦日始來世高漢朝先至二
師相去垂二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為
記非是妄論造文誣陣並由當時傳
者之過又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言
佛荘王時生者房以二荘同世周荘
十年即魯荘七年也但據恒星為驗
亦云佛生未悟恒星剡由他事琳案
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
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
人說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
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
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
然長房所制未究事根何者長房云
周以十一月為正月言四月者今二
月也雖去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
部年用魯荘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恒
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時日月長
房乃云佛荘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
大為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
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
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
是亦非也若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如
來不容二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
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儞同人世

未詳別傳今中　第十九張惠

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劭齊誌云周
四月者夏之六月上周下夏方二時以此卻推四
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
雖經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劭所説天
差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
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
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
已漸佛教始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説
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
應經教已傳京洛又計惠王即莊王
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二十年
不應始得成佛經教已來此土尋如來
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滅後法
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
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无
方理難窺測況乃東西曾遠年代遐
遼復遭六國縱横秦焚五典為年紀
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平有差違
譜滅出沒皆師已意各謂指南琳今
粗述見聞詳諸史錄略陳遐迹揚確
後先者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